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朝——被掩盖的真相 / 谌旭彬著.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214-07539-0

I. ①汉… II. ①谌… III. ①中国历史—汉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4.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7961号

书 名 汉朝——被掩盖的真相

著 者 谌旭彬

责 任 编 辑 曹富林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6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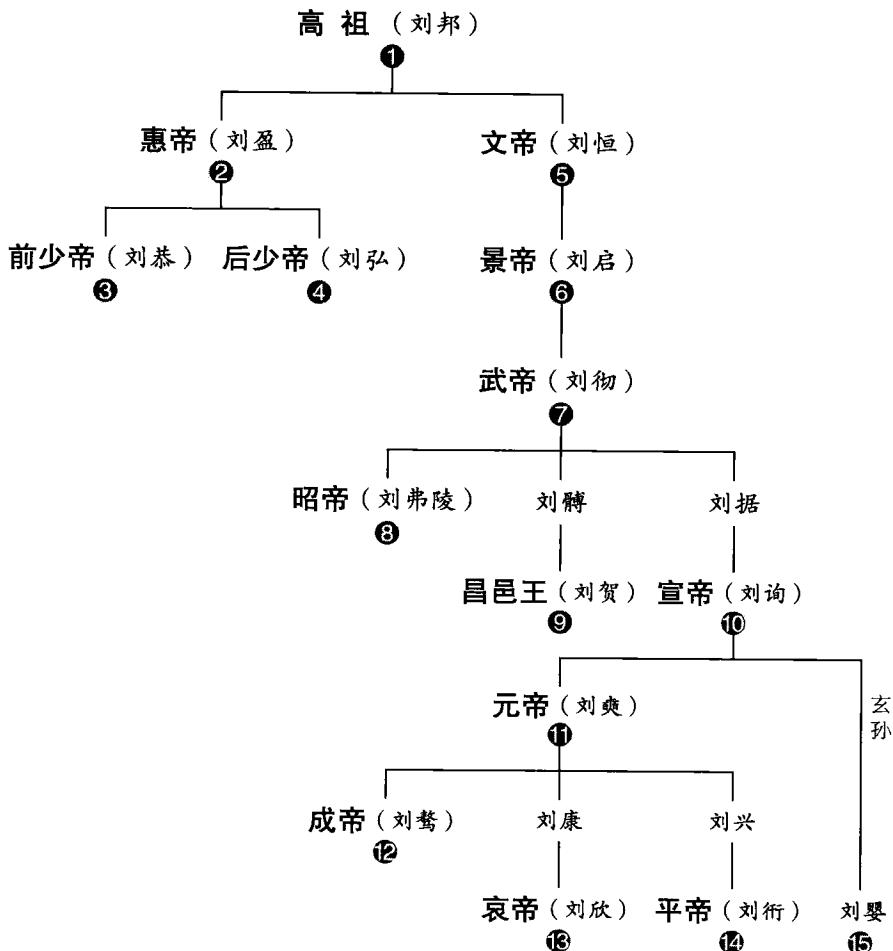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539-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西汉帝系 |



自序

一个被误读了两千年的帝国

“汉承秦制”，似乎已经是一个历史常识了。

但历史常识往往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譬如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譬如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越常识的东西，往往越远离真相。

“汉承秦制”也一样。

考察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体制上的继承关系，无非是比较二者统治手段是否相似，具体而言，包括有形的行政体系和无形的意识形态。前者关系到具体的国家治理方式；后者关系到如何阐释新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西汉王朝在有形、无形这两个层面，均与秦帝国毫无相似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继承关系——其一，秦帝国的行政体系以皇权为唯一核心，各级行政机构充当了皇权意志的忠实执行者的角色；尽管西汉建国初年中央行政体系官职设置模仿了秦帝国，但汉帝国的中央政府操控在军功集团手中，拥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强势地位，这在秦帝国内部是不可想象的。其二，秦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法”，具体而言是皇帝一人之“法”，换言之，也可以说秦帝国是以其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拥有的“力量”来诠释了自己的合法性，在这个诠释过程中，帝国先后掀起了消灭游侠势力和儒家势力的运动；与秦帝国恰恰相反，汉帝国的创建者刘邦，正是出身于游侠，这直接导致汉初政治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而当追随刘邦夺取天下的军功阶层（其中游侠出身者甚多）衰亡殆尽，汉帝国为寻求新的统治合法性，所选择的恰恰又是被秦帝国所抛弃的儒家学说。

“汉承秦制”这样的历史常识，可以休矣。

★ ★ ★

西汉，是一个开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朝代。中国传统政治，从“尚力”的霸道政治走向“尚礼”的王道政治，其探索过程，正是在西汉一朝完成的。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治统”与“道统”关系，是在西汉一朝确立并成熟起来的。

本书的主旨也恰恰在于展示这样一个“治统”与“道统”关系的演变过程。

在刘邦的时代，“治统”的合法性来自打天下的元老功臣们“按功劳大小分赃”，及其所造就的皇室、诸侯王与功臣集团之间“三权分立”。意识形态层面的“道统”，还远未提上日程。

及至景帝时代，元老功臣集团凋零殆尽，社会上层结构的巨大变化，促使朝廷需要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权合法性来源。这一艰巨的重任，最后在武帝手中完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既给了帝国统治合法性一个可行性的解释，也为儒家知识分子争取到了一个在帝国政治舞台最中央表演的机会。

自宣帝而下，至王莽登基前夕，伴随着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形，以及天灾的频发，“天人感应”倒戈一击，成了否定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最尖锐的武器；甚至于帝国最高统治者自身，也陷入了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深刻怀疑之中，直至王莽以外圣内王的“当代周公”的姿态和平登上帝位。

王莽是一个悲剧，他致力于帝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却对物质文明建设无能为力。他的溃败，非个人之错，而是时代的无奈。

王莽之后，更沉重的悲剧到来，光武帝拨乱反正，开始改造儒家知识分子。光武帝不需要儒家知识分子，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群严格按照朝廷所颁布的谶纬逻辑，以“怪力乱神”来为朝廷的合法性添砖加瓦的“儒学方士”而已——光武中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悲的时代之一：他们丧

失了批判社会现实的立场；甚至于他们用来评判社会的逻辑，都是国家机器所强行灌输的，而不独立属于他们自己。

光武帝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被按照相同的规格（谶纬化、方士化）批量制造的时代；批量制造“知识分子”的时代，恰恰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所以，吕思勉先生说：“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秦汉史》)

★ ★ ★

这种误入歧途，在东汉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继续。当然，拨乱反正也同样如影随形。

譬如：唐太宗谋求“内圣外王”的形式主义表演，其实是儒家知识分子犬儒化之后的结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勇于纳谏的皇帝，至于皇帝所纳之谏是否会得到严格的执行，一点都不重要。

再譬如：明太祖所发起的那场全国人手一本《大诰》，号召民众积极捉拿贪腐胥吏的浩大群众运动，朱元璋发起这场群众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官僚体系内部的传统儒家道统。

清世宗雍正皇帝或许正是朱元璋的反义词——在他执政那短短十几年里，对承载道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侮辱与摧残达到了极端无耻的地步，与之相对应的是：雍正皇帝改变了他治理天下的方式——他近乎疯狂地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特务统治，他不需要任何道统，他崇尚以一人之力治天下。

再往后，是那些更复杂的治统与道统的纠葛，罢了。

目录

contents

自序：一个被误读了两千年的帝国

1 刘邦究竟是谁？

- 刘邦的真实品性其实不是流氓，而是游侠 (1)
- 对信陵君，这位将战国时期游侠之风推往巅峰的人物，
刘邦毕生都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 (3)
- 秦末动乱中崛起的刘邦集团最终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
言的君臣关系 (5)
- 这场财富大分配的结果，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军功
利益集团。他们充当了刘邦的统治基础 (8)
- 刘邦被推举为皇帝，仅仅是借用了秦始皇所创制的“皇
帝”这个头衔而已 (11)
- 白马之盟，也就在汉帝国内部造成了一种以汉朝
宫廷、汉朝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三权分立” ... (13)

2 开国功臣最阴险

- 吕后称制伊始，为赢得支配帝国中央及地方政务的强大军
功阶层的支持，拉拢他们自然是首要之务 (16)
- 因高祖之死而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
心经营下，终于再次恢复重建 (18)

- 吕氏集团的失败，恰恰败在他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否则，不可能最终惨遭灭门 (20)
- “诛吕安刘”，不过是军功集团对吕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治突袭。军功集团对汉代初年的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 (23)
- 周勃、陈平暂时委身于吕后的故事显然是军功集团在掌握话语权之后所杜撰出来的 (25)
- 军功集团在政变中获胜之后，还大规模地删改了吕氏在汉朝建立过程中所立下的巨大军功 (27)

3 “文景之治”的台前幕后

- 贾谊曾经直言批评过文帝执政，过分“无为”，但忽略了文帝不得不如此“无为而治”的苦衷 (30)
- 如何让诛吕政变不在自己身上重演，自然就成了文帝必须要迫切考虑的现实问题 (34)
- 只有让列侯们集体离开长安各自回到封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政变爆发的可能性 (36)
- 贾谊一生并不存在怀才不遇，其治国理念大部分都得到了文帝的赞同和接受 (38)
- 无论是刘邦时代，还是吕后时代，都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中央集权式的帝制时代 (42)

4 “皇权”从这里开始“专制”

- 申屠嘉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军功老臣们的辉煌，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 (45)
- 景帝如今需要借助军功集团，自然不得不拿晁错出来

牺牲 (48)

一个崭新的专制皇权时代，正崭露出它的雏形，此后
将千年不变 (52)

在汉景帝时代，支撑千年皇权专制的知识分子，还滞
留在战国的游侠之路上 (55)

5 汉朝的“秦始皇”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
历史，都有着强烈的“怀旧”惯性 (58)

西汉初年这一套严重缺乏流动性的官僚系统，才是西
汉初年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 (61)

这场“明堂之争”，最终转化为了意识形态之争，这
在意料之中。但武帝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会一败涂地 ... (64)

刘安不是因为看到彗星而准备起兵，而是因为得到窦
太后即将去世的消息才准备起兵 (66)

粗疏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正
在逐渐成形 (69)

6 “独尊儒术”的谎言

归根到底，武帝尊崇儒家，玩弄意识形态，其原始动
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争的工具 (72)

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在承认了皇权之后，给无上的皇权
套上了马辔 (74)

儒家知识分子以儒家学说为汉室提供了政权合法性，
同时知识分子们则可以批评政府 (78)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将在百余年之后，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王莽推上皇帝的宝座 (80)

7 权臣必然死亡

这场盐铁会议的背后，却是后武帝时代朝廷内部托孤大臣们之间的一场内争 (86)

在早已做好了隐秘布局的霍光面前，无论是谁都只能接受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奈结局 (89)

武帝留给霍光的，只能是一条在无休止的政争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抵达个人专权的死胡同 (93)

只有霍光和他的家族最后的崩溃和毁灭，才能真正地重建出新的政治秩序 (97)

8 盛世之后就亡国

汉宣帝的上台标志着武帝时代被打压下去的儒家“守成之臣”集团，重新浮出水面 (100)

出自民间的汉宣帝只有尊崇武帝，才能彻底为戾太子平反，也才有可能彻底确定宣帝帝位的合法性 (104)

将外戚势力看做西汉灭亡的主因，显然是极为偏颇的。西汉帝国实际上亡于意识形态 (107)

尽管宣帝公开宣称自己的施政理念是“霸”“王”道并用，但儒学逐渐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109)

9 儒学毁灭了汉朝？

宣帝本人所认同的政治理念与其付诸实施的政治策略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13)

萧望之的死，意味着儒家政治集团烟消云散，但儒学
在元帝朝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 (115)

作为“政治遗产”，这些法家官吏不可能自动消失在
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于是冲突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 (120)

元帝时代，汉代皇帝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灾异与天意
之间的关系 (123)

I O “天意”就是权力

这场谣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正是元帝之后，
皇权与外戚争夺最高执政权的现实 (127)

用意识形态来约束权力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
为关键在于谁在掌控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30)

在元帝之后的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游戏规则诞生了，
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134)

王章的“倒戈一击”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西汉早期原
教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独立政治人格 (135)

西汉后期的政治格局，其实是外戚势力与儒家知识分
子势力的逐渐合流 (138)

I I 万民拥戴的“逆贼”

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
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 ... (142)

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
众，开始公开讨论和质疑帝国的合法性 (144)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是如此的接近“周公” (147)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而言，“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 (149)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莽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 (153)

12 帝国走入歧途

因为在野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经拥护过王莽，所以，光武帝最终不得不降低自己笼络儒家知识分子的姿态 ... (156)

东汉王朝需要利用谶纬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服务。故而，谶纬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神圣的地位 (159)

刘秀利用最高皇权，极力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谶纬知识，维护谶纬的政治地位 (162)

不过一年有余，朝廷的封禅队伍却浩浩荡荡地登上了泰山，有了谶纬的撑腰，封禅终于还是搞了起来 (164)

这场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全民学习”运动，是以学习被迷信化的谶纬儒学为前提的 (166)

杂篇 汉帝国之后的时代

被儒家神化的唐太宗 (170)

为梦想而杀戮的朱元璋 (184)

迷失自我的雍正 (201)

I 刘邦究竟是谁？

如果做一个“最熟悉的朝代”的调查，或许西汉是要排在前几名的，甚至排在首位也说不定。但就历史而言，最熟悉的恰恰正是最容易误解的，西汉也不例外——譬如刘邦和他那些广为流传的流氓典故；譬如“汉承秦制”，刘邦之汉继承了秦朝的政治体制，这两个后世对西汉开国最基本、最普遍的认识，恐怕恰恰正是对西汉史最严重的误读。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不自觉地割裂了西汉开国一代在精神层面上与战国时代的承继关系，不自觉地忘了，汉高祖与他的集团，与秦始皇本是同时代之人；高祖集团大多数的成员们在精神上，仍然滞留在战国时代——回到战国，与反秦战争，本是一件一体两面的事情……

|| 刘邦的真实品性其实不是流氓，
|| 而是游侠 ||

自鲁迅认定刘邦本性为流氓之后，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似乎都对刘邦出身“流氓无赖”没有太大疑义。何况《史记·高祖本纪》还留有一段刘邦谈及自己“无赖”的记载——未央宫建成，高祖大会诸侯群臣宴饮。其间高祖向老父敬酒，曾有一段说辞：“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地痞无赖流氓的帽子，由此也就扣得更加牢靠。

然而，将《史记》中的“无赖”一词等同于今天的“无赖”，显然是失之偏颇的。东汉许慎《说文》解释说：“赖，利也。”《史记》中刘太公指责刘邦“无赖”的本意，实际上是说刘邦没有正经营生，也就是不能像老二刘仲那般“治产业”，不能自食其力，本不涉及刘邦的品性。

细究史料，并不难发现：刘邦的真实品性其实不是流氓，而是游侠。刘邦的建国之路，实则为一条游侠之路。

刘邦的童年如何度过，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少年时代的记载也相当匮乏，不过幸好《汉书·卢绾传》中留下了一鳞半爪：“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

刘邦“学书”期间与卢绾的意气相投、相亲相爱，能够获得乡里父老的“羊、酒之贺”，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少年时代的刘邦，在乡里父老眼里是一个好学上进的模范少年——很难想象，乡里父老会给惹事生非不务正业的刘邦、卢绾二人以“羊、酒之贺”。

但模范少年刘邦并没有“模范”太长时间，成年之后的刘邦，性情来了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从好学上进的模范少年，转身变成了终日游荡，不务产业，不被父母和乡里父老所喜爱的问题青年。从模范少年到问题青年，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间在刘邦身上有无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如今都已一概无法得知。但转变的结果却是很清楚的：刘邦自此走上了一条任侠之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份充满挑战的职业——游侠。

刘邦决定踏上游侠之路的具体日期显然不可考据，但若以秦国男子17岁成年为界限，则刘邦的17岁，乃公元前240年，用刘邦祖国楚国的纪年方式，则是楚考烈王二十三年；用楚国的强敌秦国的纪年，则是秦王嬴政七年。这正是诸侯争雄、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那位日后统一宇内的始皇帝嬴政，其实只大了刘邦三岁而已——这是极易被忽略的一点：

刘邦与嬴政，本是同一代人。这一年的初夏，秦国有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再见西方，卜者告诉嬴政，此乃不祥之兆，必折大将，果然就在这一年，秦国失去名将蒙骜。嬴政所见到的那颗诡秘的彗星，不知道远在丰县的刘邦是否也曾见到，但他在此前后选择走上那条充满冒险乐趣的游侠之路，日后回顾，带给嬴政的威胁，却显然要远甚于那颗晦气的彗星。

|| 对信陵君，这位将战国时期游侠之风推向巅峰的人物，||
|| 刘邦毕生都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 ||

在刘邦的游侠生涯里，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充当了偶像、教父般的角色。

刘邦没有见过信陵君，他选择以游侠为职业时，信陵君早已去世。但这并不是什么遗憾——生者与死者，单就偶像化而言，显然死者更具优势。刘邦所居住的沛县丰邑，本是战国末年楚国与魏国的边境地带，丰邑镇上魏国移民本就不少，信陵君和他门下三千游侠们的故事，城门下的侯羸、屠宰场里的朱亥，类似的传奇刘邦自然是耳熟能详的。

对这位将战国时期游侠之风推向巅峰的人物，刘邦毕生都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做了皇帝以后，东征西讨戎马倥偬之间，他只要是路过大梁城，信陵君墓是一定要去祭祀的。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征伐黥布的返回途中，再次来到大梁，祭祀完毕，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无机会前来大梁，刘邦特意为信陵君留下五家守墓专户，令其世世代代奉祀公子无忌。这果然也成了刘邦对信陵君的最后一次致意，同年四月，汉高祖刘邦崩于长安长乐宫。

刘邦游侠生涯的最顶点，是做了外黄张耳的门客。张耳本是信陵君门下宾客，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回归江湖恢复游侠身份。后在外黄遭遇一场传奇姻缘，得以继承妻家不菲财富，由此承信陵君流风

遗韵，以其后继者自任，在外黄效仿信陵君疏财仗义，自为门主，网罗天下游侠之士。外黄张宅，一时间成了远近游侠心中的圣地。张耳在民间的影响力日趋壮大，最终引起了魏王的注意，被任命为外黄县令。由此横跨江湖、庙堂，声名冲出魏国，远播秦、楚。

刘邦是什么时候来到外黄见到张耳，并成为张府门客的，史书缺乏具体细节。《史记·张耳列传》仅如此描述：“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丰邑到外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丰县到河南民权县之间的距离。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够在那样的乱世里风餐露宿，走完这么长一段旅程，没有一点热情和决心，显然是做不到的。这是一次需要精神支撑的旅行，不是寻常市井小流氓所能为的。

这种精神支撑是什么？究竟是对信陵君的偶像崇拜，还是对张耳的偶像崇拜？显然这也难以具体分辨。若是二者兼而有之，则前者必然更多一些——毕竟，外黄张耳，是以信陵君后继者的面目出现的。不论如何，青年刘邦的游侠梦，透过尘封的史籍，终归还是炽热可见的。

以“游侠梦”为前提，刘邦早年那些荒诞不经的行为自然也就都可以做一番新的解读。譬如时常带一群“无赖”小兄弟去兄嫂家蹭饭，未尝不可以看做刘邦效仿信陵君，以门主自居，“游侠”（小兄弟们）则扮演了寄食门客的角色。史书未曾具体记述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推测其发生于刘邦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时期，可能性当为最大——哪个做梦的少年，没玩过这一类“过家家”的游戏呢？更何况，刘邦的游侠梦，是那样强烈地贯穿一生，对信陵君的终生崇拜即是明证。

可惜的是，刘邦很快就将认识到：他和张耳，命中注定已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批游侠。因为滋育游侠的土壤——战国时代，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公元前230年，刘邦27岁，秦国攻灭韩国，建立颍川郡。前228